

第一章 意料之外的婚事

火光熊熊，亮如白晝。

大火燃燒的聲音和兵刃相接的聲音混在一起，燒焦的氣味夾雜著濃濃的血腥氣。

「殺，一個活口也不留。」

數不清的黑衣人將雲來客棧圍得水泄不通，箭如雨下，射向正在突圍的廢太子一行人。

眼看一枝羽箭即將射中廢太子姬暄的胸膛，他身後的女子想也不想就一把將其推開，「小心！」

姬暄險險避開，而她則被另一枝飛來的羽箭射中，身形踉蹌了一下，緊接著摔倒在地。

姬暄大驚，顧不上不斷而來的飛矢，緊緊抱住她，「穗穗！」

鮮血染紅了她胸前的衣衫，汨汨血液自她身下流出，她下意識撫向凸起的腹部，剛一開口便有鮮血從口中溢出，「殿下，孩子……」她嘴唇翕動，聲音極低，最終只說出一句，「活下去……殿下，活下去。」

「穗穗！」姬暄瞳孔驟縮，前所未有的悲痛籠罩著他，而他什麼也做不了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妻子的手無力地垂了下來。

姬暄從夢中驚醒時，腦袋昏昏沉沉，嗓子也乾得厲害，還未睜眼，他就忍不住輕咳了一聲。

守在帳外的內監迅速近前，「您總算是醒了。」

姬暄也不睜眼，直接開口問道：「皇后的忌日是不是要到了？」

他又一次夢見穗穗了。

近段時間，他身體大不如前，餘毒也時常發作，他心裡很清楚，過不了多久他就會與妻子在九泉之下相會了。

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，姬暄並無絲毫懼意，大仇得報，江山已定，他也從宗室中挑選出合適的繼承人悉心栽培，身後之事更早就安排妥當，回首他這些年，從廢太子到九五之尊，唯一的遺憾就是愛妻早死，若死後能和她相聚，那麼這遺憾也不算什麼了。

姬暄緩緩睜開眼睛，映入他眼簾的是頭頂雨過天青色的床帳。

雨過天青色？

姬暄臉上有錯愕一閃而過，他收斂眸中異色，試圖起身。

內監常德也一臉駭然，緊接著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「還請殿下慎言。」

他聲音輕顫，隱隱帶著哭腔，心底湧上陣陣懼意，皇后娘娘好端端的待在鳳儀宮，而太子殿下竟然直接詢問其忌日，若傳到有心人耳中，還不知要鬧出什麼風波來。聽見這稱呼，姬暄頭腦裡殘存的睡意一絲不剩，取而代之的是濃濃的難以置信，

「常德？」

眼前的常德看著才十七八歲的樣子，明顯比記憶中年輕許多，而且其右頰光滑乾淨，毫無疤痕，但他分明記得在隨他流放途中，常德右臉受過箭傷，雖性命無礙，卻留下了一個極其可怕的疤痕。

傷疤或許可以消退，但人絕不可能在一夜之間重返青春。

姬煊心中波瀾迭起，久居上位的他面上卻不顯露分毫。

他視線微移，目光每每落在一處，心裡的驚異便濃上一分——這不是他現在的寢宮，這是他做儲君時的住所，常德的面貌以及方才的稱呼也驗證了這一點，而他的身體並無餘毒發作的痛楚，反而有種年輕健康的輕快感。

姬煊微微瞇了瞇眼睛，「你叫朕什麼？」

一聽到這個自稱，常德神色大變，下意識四下張望，確定除了自己並無旁人才暗鬆一口氣，小心翼翼懇求道：「殿下慎言，這話可千萬不能亂說。」

半個月前，殿下遇刺，明明傷勢不重，卻不知為何一直昏睡不醒，不想今天剛一醒來就說起了胡話。

他是太子心腹，自然會將此事爛在肚子裡，可別人就不一定了。

姬煊目光沉沉，暗自掐了一下手心，手掌溫熱，他還活著，疼痛清晰地傳來，並不是在作夢。

驚駭被一點點收斂起，一個堪稱荒謬的猜測倏然躍上心頭，他眼眸低垂，聲音平穩地問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四月二十七，巳時，殿下您昏睡足足有十五天了。」

「我是問是哪一年？」

常德心中不解，但還是如實回答，「回殿下，今年是永平十五年。」

聞言，姬煊心內轟然一震。

他兩歲時，生父高祖皇帝駕崩，高祖皇帝少年起兵，征戰十來年，結束了王朝頻繁更迭、多方勢力割據的亂世局面建立新朝，後又整頓吏治，發展生產，其文治武功俱是上乘，可惜在三十九歲那年因病突然去世。

當時天下初定，太子年幼，多方勢力平衡之後，高祖皇帝的胞弟雍王姬河繼承皇位，仍立侄子姬煊為儲君，次年改元，是為永元年。

永平十五年？也就是他十七歲那一年？

四月二十七，昏睡十五天？

他記得永平十五年的四月十二，他曾遭遇過一次暗殺，傷勢不重，休養四天就行動如常了，這次居然睡了十五天之久，還直接換成了後來的他。

姬煊穿好衣衫，一言不發地走下床榻。

房中的擺設佈局與他記憶深處一般無二，從光可鑒人的銅鏡裡，他看到了自己年輕的面龐，臉頰的肌肉不受控制地輕顫，他垂下眼簾，遮住了眸中流露出的情緒。

常德自小跟在姬煊身邊，還是第一次見其這般異樣，他忖度著問：「殿下，您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就被打斷。

年輕的太子目光沉沉地道：「常德，叫夏岱過來，朕……孤要打聽一個人。」

「是。」

小太監捧著臉盆、面巾等物依序進入，姬煊面無表情洗漱，先時的震驚漸漸淡去，他已確定並接受自己不知何故回到十七歲這一事實。

這個時候他還是東宮太子，還沒經歷被廢、流放、復仇等一連串事情……

他甚至還不認識穗穗。

一想到穗穗此時還在人間，他就抑制不住心內的激動。

穗穗離開他已經整整七年了，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她，這一次他一定要護好她，與她共享江山，給她一世尊榮，再不讓她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。

當然，被廢黜、被流放的經歷也可以直接省略掉了。

暗探夏岱是高祖皇帝留給兒子的人，年約四十，身形瘦小，武功極佳，打探消息更是一把好手，聽聞太子傳喚，他迅速趕至，施禮之後恭恭敬敬地垂手侍立。

看著一頭黑髮的夏岱，姬暄沉默了一瞬，緩緩開口道：「這次叫你過來，是想讓你打聽一個人。」

夏岱默默拱了拱手，等他示下。

「建元六年的探花韓麒，曾出任過杭州知府，查一查他後人的近況。」姬暄放下手中的茶盞，有意無意地提示，「孤記得，他的夫人出自平江伯府。」

今天是永平十五年四月二十七，如無意外，數月之後他和穗穗才會被賜婚。

現在的他們還沒有任何交集，只要靜靜等待，就會按照既定的軌跡和她相遇，可是他迫切地想確定，他重新來過了，穗穗是不是也還活著？

「屬下領命。」

夏岱施了一禮，告辭離去，將近三個時辰後他才再度返回。

「殿下，韓大人膝下只有一女，今年已有十七歲。三年前，韓夫人去世，韓小姐進京投奔外祖母，現居平江伯府……」

姬暄眼眸微闔，靜靜聽著，唇畔不自覺漾出了些許笑意，一直懸著的心終於放下。很好，她還在。

停頓了一下，夏岱繼續回稟，「韓小姐明日出閣，嫁給新科進士張遜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姬暄愕然變色，疑心自己聽錯了，他霍然起身，「你再說一遍！她明日怎麼樣？」

「韓小姐明日成親。」夏岱不明白殿下為何如此失態，老實回答道：「新郎是禮部尚書之子，新科進士張遜。張家與平江伯府一向交好……」

姬暄雙眉緊蹙，臉上血色盡褪，「她要嫁給張遜？」

怎麼可能？他記得清清楚楚，永平十五年秋天，在一場賞花宴上，他與穗穗第一次見面，交談了幾句，次日，他的皇帝叔叔便做主為他們賜了婚。

兩人從陌生到熟悉，逐漸相知相愛，同富貴共患難，夫妻恩愛，感情真摯，她還在流放途中為他而死。

和張遜有什麼關係？

「張遜不是和周小姐有婚約嗎？」

「殿下說的對。張公子的確和平江伯府的周大小姐議過親，不過十天前，韓小姐失足落水，被張公子救起，這婚約就落在了韓小姐頭上。」夏岱猶豫了一瞬，補充道：「殿下，平江伯府中不少人私下議論，或許失足落水一事是韓小姐有意為之……」

姬暄雙目幽深，斷然否認，「不可能。」

夏岱微怔，低下頭，從懷中摸出一份喜帖，恭恭敬敬地奉上，「這是喜帖，請殿下過目。」

打聽韓麒的後人並不難，知道平江伯府這層淵源，查起來更加容易，此次之所以耽擱這麼久，是因為韓小姐明日成婚，這婚約又有些曲折，因此夏岱要查得更清楚一些才好交差。

姬暄接過喜帖，喜帖上的字刺得他眼睛隱隱作痛，他不得不輕輕闔上雙目。

他記得很清楚，張遜的夫人是平江伯府的周大小姐，穗穗的表妹，在他被廢去太子之位流放幽州時，作為親戚，張遜夫婦還曾幫忙上下打點，他復位之後也重用張遜。

所以到底是哪裡出了變故？

十天前嗎？

是了，前世他遇刺後不久就甦醒了，曾召見過不少人，其中包括張家父子。

這輩子因為一直昏睡，自然也不曾特意召見，想來是因為他的變動，導致了張遜行程的改變，從而使得穗穗那邊也發生了變化。

不過現在不是細想這些的時候，姬暄收斂神色，眼神逐漸變得危險，此刻他心裡只餘下一個念頭——

必須要阻止這樁婚事，穗穗是他結髮妻子，也是他一生摯愛，他絕不允許她另嫁他人。

太陽漸漸往西行，寒氣一點點上升。

平江伯府人來人往，非常熱鬧，明天表小姐就要出嫁了，府裡要忙碌的事情極多。

韓聽雪默默坐在桌前，心裡沒有一丁點身為新娘子的嬌羞，反而是莫名的煩躁。

這樁婚事原本並不屬於她，是十天前的一次意外，讓她和張遜有了聯繫。

張遜是尚書之子，相貌英俊，極富才華，年紀輕輕就中了進士，前途不可限量，然而在她眼中，他是表妹周寶瑜的未婚夫，再優秀也與她無關，可偏偏現在要嫁給張遜的人變成了她。

事情還要從十天前說起。

四月中旬，韓聽雪剛出孝，受表妹周寶瑜邀約，一起泛舟湖上。

陽光和煦，微風徐徐，可突然間，船身劇烈抖動，幾乎側翻，恰好隨表妹到船尾看魚的韓聽雪站立不穩，跌入了湖中。

她不諳水性，冰涼的湖水伴隨著她的掙扎灌入口鼻，意識朦朧之際，她隱約聽到表妹的驚呼，「快救人，有人落水了！」

由於湖水冰涼，她身子又單薄，這次落水雖說沒有立刻喪命，卻結結實實大病一場，高燒不退，昏迷了整整兩天兩夜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樁大事落到了她身上。

原來那天跳下水救她的不是別人，而是表妹周寶瑜的未婚夫張遜。

周張兩家交好多年，周寶瑜和張遜更是自小定下的婚約。

今年春闌，十八歲的張遜金榜題名，兩家一合計，決定喜上加喜，遂將親事迅速提上議程，誰都沒想到婚期將近時會出這等變故。

救人本是好事，但兩人眾目睽睽之下濕衣沾身，肌膚相貼，這下事情就變得有些微妙了，畢竟近幾年重視女子名節，強調男女大防，且張遜是有婚約在身的。

張遜的母親，尚書夫人溫氏同平江伯府商量，看能不能委屈韓聽雪做個妾室。

韓聽雪父母雙亡，寄居平江伯府，正常情況下未必能高攀上張家，但官宦之女怎能輕易給人做小？她的外祖母周老夫人也不願意。

眾人頭疼之際，周寶瑜提出退婚，讓表姊嫁給張遜，婚期照舊。

此言一出，眾人皆驚。

周寶瑜對這婚約有多滿意，對即將到來的婚禮有多期待，所有人都看在眼裡，誰都沒想到她竟會做出這樣的退讓。

周老夫人心疼外孫女，自然也心疼親孫女，哪裡肯依？

但周寶瑜態度堅決，甚至不惜以死證明其決心，長輩見她意志甚堅，只能同意。

於是是要嫁給張遜的人就由平江伯府的大小姐變成了表小姐。

韓聽雪清醒過來時事情已成定局，她得知此事後，直接拖著病體去求外祖母和舅舅，要把婚事還給表妹，她寧可出家也不要搶表妹的婚約。

但根本無人在意她的看法。

舅舅告訴她，已經定下，不會再改了，讓她不要胡鬧。

外祖母眼中的疲憊格外明顯，「算了，這是天意。本來我還發愁你的親事，現在也不用愁了，張家很不錯，你好好養病，安心待嫁，別辜負了寶瑜的一番苦心。」

周老夫人年紀大了，近五年裡先後失去了丈夫、女兒和妹妹，鬢邊銀髮顯眼，精神也大不如前。

韓聽雪看在眼裡，抗拒的話就沒法再說出口。

大家為她努力爭取，她這個時候再極力抗爭就很不識好歹了，但張遜是萬萬不能嫁的。

還在病中的韓聽雪決定先養好身體，再想對策。

很快，有流言傳入她耳中，說她當日落水是有意為之，就是為了搶表妹的未婚夫，

說她父母雙亡，守孝多年，過了十七歲生辰婚事還沒著落，才會有此等下作之舉。

韓聽雪氣惱又委屈，周寶瑜來探視她時還安慰她不必多想，安心備嫁。

她看了心裡十分難受，她明白表妹一直戀慕張遜，提起他時眼睛都在發光，如今卻因為她而不得不退婚。

她又怎麼能心安理得地取代表妹的婚事？

周寶瑜越安慰，韓聽雪就越覺得自己必須做點什麼。

入夜後，如意院終於安靜下來。

韓聽雪洗漱過後，安安靜靜坐在桌邊。

「表小姐，大夫人來了。」

韓聽雪立刻起身相迎，「舅母。」

大夫方氏板著臉，輕輕嗯了一聲，用眼角餘光打量著外甥女。

儘管不喜歡，但方氏也不得不承認韓聽雪容貌極美，別說平江伯府，放眼整個京城，都找不出比她更標緻的姑娘。

她母親周薇當年就是京中出了名的美人，不然也不會與探花郎韓麒一見鍾情。

韓聽雪繼承了父母的優點，生得仙姿佚貌，清麗絕俗，此時俏生生站著，秀眉微蹙，杏目低垂，纖腰束素，彷彿是雨後初綻的蓮花，讓人不自覺地生出憐惜之意。方氏在心底冷哼了一聲，可惜人不可貌相，這姑娘長得清純動人，純潔無暇好似白蓮花一般，卻盡使一些下作手段。

「舅母？」韓聽雪敏感察覺到舅母的神色有些異樣。

方氏略微緩和了神色，揮手令丫鬟退下，這才緩緩落坐，不緊不慢道：「穗穗，明日妳就要出閣了，妳母親去世得早，有些事情沒法教妳，只能讓我這做舅母的來告訴妳了。」

「穗穗」是韓聽雪的乳名，能叫的也只有幾個親近長輩。

韓聽雪神態恭謹，「還請舅母賜教。」

方氏深吸了一口氣，從袖中取出一本冊子，「成親以後，免不了要夫妻敦倫。這冊子妳拿著，明天洞房花燭夜，依著上面行事，別鬧了笑話。」

韓聽雪還是閨閣少女，聽見這話不免羞窘，「舅母……」

「怎麼，不好意思？」方氏忍不住冷笑道，「搶妳表妹婚事的時候，怎麼就好意思了？」

韓聽雪微怔，數日前府中確有類似傳言，整飭過後已聽不見，可她沒想到舅母也這樣說。

她抿了抿唇，沒有說話。

「生得倒是人模人樣，可惜一點人事都不幹！」方氏站起身，陰沉著臉，「可憐寶瑜拿妳當親姊姊，對妳掏心掏肺，妳就是這樣回報她的！」

她心裡始終耿耿於懷，原本多好的一樁親事，偏生被這小賤人給搶了。

這些天方氏一直努力說服自己，認了吧，寶瑜都主動放棄了，老夫人和老爺也發了話。寶瑜這次或許能落個大度成全的名頭，不至於一輩子嫁不出去。

可自己的女兒自己心疼，一想到明天韓聽雪要嫁給寶瑜的如意郎君，她就恨不得劃爛這小賤人的臉，什麼意外落水被張家二郎給救了，天底下哪有這麼巧的事情？她在後宅多年，這種揜著清白名聲去賴上爺們兒的手段她見得多了，韓聽雪不就是仗著有老夫人撐腰，欺負寶瑜心地善良嗎？

這口氣，女兒嚥得下，她忍了十幾天仍然嚥不下。

韓聽雪下意識辯解，「舅母，我沒有要搶表妹的婚事。那天落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張公子在附近，我不識水性，也怕淹死，如果不是表妹極力邀請，我……」

她淚窩淺，一委屈，一激動就容易紅了眼眶，因此才說了幾句眼睛便有了濕意。她不明不白落水，差點喪命，昏迷數日後醒來就變成了張遜的未婚妻，她心裡也委屈得很。

美人眼眶微紅，淚珠盈盈欲墜，我見猶憐，然而方氏看在眼裡卻更加厭惡鄙夷，她胸膛劇烈起伏，「哭哭啼啼給誰看？寶瑜把婚事都讓給妳了，妳不但不感恩反而還要怪她，妳知不知道她盼著嫁到張家盼了多久！」

方氏畢竟做了多年當家主母，氣急之下口不擇言，可也不會在這兒當口明知無用還將事情鬧大，她不再理會韓聽雪，直接鐵青著臉拂袖離去。

韓聽雪抬手擦拭眼淚，顧不得去收桌上的冊子。

方氏的話一直在她耳畔迴響，潛藏許久的委屈爆發，她眼淚不受控制，越掉越多。舅母罵她幾句，她儘管難過，可也不是不能忍受，她知道張遜在世人眼中是難得的佳婿，她不能得了便宜還賣乖，若非表妹退婚，可能等待她的只有做妾或是出家。

表妹對她很好，但正是因為如此，她更不能嫁給張遜。

韓聽雪盯著桌上跳動的燭火，腦海中盤桓很久的念頭變得更加清晰明朗。

方氏離開後，伺候韓聽雪的丫鬟快步走入。

韓聽雪神色平靜，聲音輕柔道：「明天就要出嫁了，今晚我想單獨待一夜，成不成？」

她生得好看，說話好聽，成婚前的這點要求，做下人的又怎會不從？

兩個丫鬟對視一眼，齊齊點頭道：「奴婢們就在隔壁，表小姐若有吩咐，直接喚一聲就是。」

「知道了，妳們先退下吧。」韓聽雪打了個哈欠，彷彿睏倦至極。

然而丫鬟剛一退下，她就恢復了精神。

她不能讓表妹犧牲自己的幸福來成全她，事情發展到今天這一步，都是因為她這個意外，如果她明日不在，那一切都該回到正軌了吧？

思及此，韓聽雪心臟怦怦直跳。

平江伯府是高門大戶，她一個柔弱女子想要悄悄離開並不容易，因此她計畫著先躲起來，待明日府中忙碌時再趁亂混出去。

父母生前給她留下了一些店鋪田產，以及若干忠僕，三年前，這些忠僕一路護送她進京，一部分隨她進了平江伯府，餘下幾個在外面幫她打理店鋪。

她出去之後先找他們，暫時躲避幾天，只要明天過去，一切就都會好起來的。

想到這裡，韓聽雪眉目舒展，唇角不自覺微微勾起。

明日花轎臨門，平江伯府肯定要交出一個新娘子，沒了她在這裡礙事，表妹應該可以順利嫁給心上人吧？

雖說過程曲折了一些，但能有個好的結果就行。

至於自己，可以等避過風頭後再向外祖母和舅舅請罪，多求求他們，看能不能容許她在府裡清修，可這樣一來，她好不容易出了孝，就又要遠離美食華服了。

夜漸漸深了，桌上的蠟燭一點點變短。

韓聽雪耐著性子靜靜等待，她必須得等隔壁耳房丫鬟睡熟才能行動，否則肯定會驚醒她們。

視線掠過床邊衣架上的紅色嫁衣，韓聽雪輕輕歎一口氣。

或許她這輩子沒有穿嫁衣的機會了。想到這裡，她不免有些遺憾，起身走上前去，伸手輕輕撫摸了一下紅色的嫁衣。

這嫁衣原本是表妹的，婚事落在她頭上後，表妹親自將它送了過來。

這幾天韓聽雪看見它就難受，是以從不曾細細觀察過，今晚在燈下細看，發現紅豔豔的，確實好看又喜慶。

她欣賞了好一會兒才持著燭臺重新走向桌邊，她並不曾留意到，有人悄悄靠近了她的房間。

空氣忽然變得甜膩起來，韓聽雪狐疑地吸了吸鼻子，眼前卻忽然一黑，再無知覺。

Crescent